

目

目

高調劇

蘇州日報資料室
圖書

新華書店





(劇 調 高)

編 改 團 工 文 孫 魯 冀

行 印 店 書 華 新 豫 魯 冀

目次

第一場	勸說
第二場	貸款
第三場	要賬
第四場	要求離婚
第五場	生產
第六場	決心轉變
第七場	鋤地
第八場	壓瓜
第九場	送飯
第十場	團圓

團 圓

時間——一九四八年春。

地點——結束土改的某村。

人物——

指導員：五十歲，樸實，工作積極，沉着耐心。

王雙喜：三十左右，懶漢。

李秀珍：三十二歲，雙喜妻，勞動好。

村 長：三十多歲，口快，心直。

劉二嬸：五十多歲，健康愉快，勤勞動，肯說話，爽直。

新 起：雙喜之子，十幾歲。

婦 女：三十歲。

商 人：四十多歲。



(南)

高調劇

第一場 勸 說

——王雙喜的家庭，李衣服很破，但還乾淨，面有愁容。——

妻：（唱）

李秀珍在院中自思自嘆，
自從我十幾歲只把門過，
年時個土改復查分了地，
我只說從此後能吃飽飯，
我丈夫懶出力還不正幹，
我會用好話把他來勸，
春天到倘若是不生產，

想起了心中事珠淚不乾。
我受的苦和難實在難言。
全家人俺才算有了吃穿。
不料想窮日子又叫作難。
每日裏光吃喝一味貪玩。
他不聽我的話也是枉然。
到秋後全家人怎麼吃穿。

（白）唉！一天比一天暖和，眼看着活動了。新起他爹聽說又趕集去啦！人家都忙着拾糞，多打糧食，發家致富過好日子咧，偏偏我就倒霉，碰上那樣個丈夫，果實無論分多少，都不夠賣，要賬的整天不退門，（稍停了兩天）我把剝的那些野菜拿出來摘摘，等新起回來，和上麵蒸着吃。（新上）
（新上，一手拿鏟，一手提籃，喊着嘴，放下不哼）。

妻：新起！回來了！多剝些菜吧！咱的糧食不夠吃，修上這菜，能把春天熬過去也
好。

（新仍不脾氣）。

妻：（看了看才發現新起生氣了）•你出去給誰家的孩子打架啦！

新：我給誰家的孩子打過架呀？！

妻：那你還把嘴噘那麼長？

新：我碰見張拴他那一班大孩子，放學回家啦！看見我了，編着歌笑話俺爹咧，我給
他吵啦！

妻：他們都說啥？

新：不好聽，我不說。

妻：對我說吧！我又不吵你。

新：他說：（快板）

王雙喜，三十一，好吃好喝懶出力，鬥爭分果實，回回要求分好的，果實分到手
，不往家扛集上去，喝燒酒換燒雞，金鐘烟捲用勁吸，分的傢具都賣淨，滿街又
去除東西，除的多，還不起，要賬的抓去要扒衣，冬天他嫌冷，夏天怕晒皮，冷
了能把頭睡扁，熱了樹涼去休息，右手拿個破扇子，左手提個半截蓆，面朝天，
長出氣，光看螞蟻來上樹，地裏活，不用提，割草的好向他地裏，草比苗還高，

臭狗糞也不如，人人見了不答理。

妻：（唱二八板）

聽一言來心生氣，

可恨丈夫沒出息。

盼望新起快長大，

長大你可多出力。

多生產來多種地，

我在家中多紡織。

你爹浪蕩不爭氣，

咱做活就有飽飯吃。

（白）新起！往後別給人家吵啦！人家編他都是實話，就那他還不改咧！（摘着野菜稍沉思一會）。你長大可別跟你好爹學。好好的幹，給我爭口氣。

新：娘！我不跟他學，他不好。

（喜上）

喜：（醉醺醺的，又很生氣，快板）：

吃罷飯，我趕集，打了半斤酒，弄個小燒雞，喝的我騰雲像駕霧，不長翅膀能起去，天旋地又轉，如同坐飛機，站起身往外走，酒舖掌櫃忙拉住，張口就要錢，惹我大生氣，人不死，賬不爛，早晚還能不給你，老子本想要痛快，叫他鬧個不如意，（進家坐凳子上）還沒吃飯啊！

妻：（看了他一眼，不耐煩的）光喝酒還喝不飽呀！吃那飯幹啥？

喜：（沒好氣的）不管您，反正我不吃也行。

妻：別人都忙着送糞的送糞，犁地的犁地，忙的跟過年沒三十一樣，就是你不趕集就上會，不做買不做賣咧，遊逛個啥勁啊！咱不種幾畝高糧，往前啥盼頭，到春天光喝西北風啦！

喜：別在我跟前說那麼多閒話，你願做你做去，我就是好歇着，歇着出氣勻。

妻：秋罷還叫你有啥吃咧！今年春又長，到接新麥子還有兩三個月，我看脫不了挨餓。

喜：餓！餓餓！餓過你幾回啦！

妻：那是有年時鬥爭果實賣着咧！要不早就不動烟火啦！

喜：我分了我當家，那你管不着。

妻：我分的桌子櫃不是你給賣了，分的那花衣裳都弄那裏去了？

新：我那個花襖，俺娘說你給換酒喝了，你還得給我。

喜：（正沒好氣，早已聽煩了，拾起地上的掃帚，向新投去）。給你！

新：（被投了一下，哇的一聲哭起來）。哇呀！

妻：（把孩子抱到懷裏，親切的，別哭！新起！年下我給你做個花襖，（不覺也掉

下淚來，）孩子就說那一句話，也不該朝孩子身上發那麼大的脾氣！

喜：（更怒，不高興的坐在一邊）我看你真是沒事找事。

（沉默片刻）

嬌：（穿的樸素乾淨，上唱流水）

政府裏號召俺婦女生產，

我找那李秀珍動員一番。

多紡線多織布努力生產，

家庭裏有地位有吃有穿。

（進門，喜見嬌討厭的站在一旁沒有理）。哎！我就沒有見過你的好臉！

妻：（連忙擦乾眼淚）二嬌子！快坐下。

嬌：哎！你坐吧！（站在喜和妻的當中）你爲啥哭呀？

妻：我沒有哭，二嬌子！

嬌：你給我啥話不能說呀？我也不笑話！

（妻傷心的拭淚）。

嬌：（向喜）王雙喜！你家的事我一看一個準！你又把喻東西賣了，吃了喝了不管家，新起他娘說上幾句，你又耍壓迫人的脾氣了，你說是不是！！

喜：（生氣的）耍脾氣不要脾氣用不着你管。

嬌：你願聽，你就聽，不聽拉倒，把眼瞪的牛蛋樣，你把我吃了吧？

喜：不給你囉嗦那些！

嬌：我給你說，今年不像過去！大家都團結生產，發家致富過好日子咧！懶漢是吃不開啦！你也得好好打下主意，學過時光啦？

喜：（着怒）誰是懶漢你別亂給人戴帽子！

嬉：（覺着正面批評不行，改用好話勸說）哎！新起他爹！

（唱流水）

新起他爹你聽清，
自己改過才光榮。
努力生產多勞動，
發家致富好光景。
我勸你改過是好意，
知過改過是好人。
望你千萬牢牢記，
你可別當耳旁風。

（白）我勸你是一番好意，這樣下去，人人看不起，常言：「人往高處走，水往
回處流。」你夜裏睡下覺把我說的話仔細想一下子吧！

新：娘！咱做飯吧！

嬉：怎麼？你們還沒有吃飯？你娘兒倆到我家先歇一歇，吃俺的飯吧！他，不用說又
在集上吃啦，（拉妻新往前走）

妻：不去，我等一會做吃！

嬉：去吧！這還是外人嗎？（拉妻子下）（喜和嬉的視線一對，喜轉過頭去，嬉瞪了
他一眼，下。）

喜：（很生氣的獨坐）哼！

（指導員上唱流水）

指：王雙喜從來不勞動，

他與他妻不相同。

雙喜有個喝酒的病，

他媳婦紡織善美名。

下力勸他來改過，

叫他建立好家庭。

(白)雙喜在家啦！

喜：(忙站起)指導員怎麼有公到我家來呀！

指：今天抽個空，給你談談。雙喜！我看看你臉那樣黃，眼圈紅着，又喝酒了呀！

喜：(想法掩飾)今天身上覺着給那兩天撒着樣，頭痛皮緊，多天不喝了，今天少喝
了幾盅。

指：你那個病我知道，一端酒盅就好了，往後再不改可不行了；光靠分果實，那個賺
走不通啦！現在發下土地證確定了地權，誰生產的多是誰的。你家的時光一天比
一天壞，今年春天好好的幹吧！你看誰家的日子不是像發麵一樣。

喜：指導員！我啥活沒幹哪？

指：人家的地都鋤三遍還怕不好呢？你年時個馬馬虎虎鋤一遍，草裏找苗，你那高粱
那一棵都給筆樣，人家一畝打六七斗，你二畝地還打不了二斗，地是一樣，那怨
你不？

喜：(低頭不語)

指：往後你再化錢像流水一樣，吃吃喝喝，就不行了。咱村大人小孩，誰把你當人看
咧？分了地你不好好的種，傢具都叫你賣了，再要受窮那還有啥話說呢？再受窮

活該，（稍停，指出努力方向）。只要肯勞動，有困難提出來，由政府跟大家都能想辦法幫助你，政府愛勞動人民。要知道好吃懶做是可恥的，勞動最光榮！我把話都給你講明白了，好好幹吧！我走了。（下）

喜：哼！這些道理，我早就知道。（唱二八）

指導員管的有點多，一到我家把我說，

我這作法不算錯，發了酒釀我再喝。

（打了個呵欠、疲倦的下）。

第二場 貸款

——村政府——

（指導員上唱流水）

喜：毛主席來共產黨，

他爲人民來着想，

誰家生產有困難，

政府幫助貸款上。

（白）人怎麼還未來呢？村長說在這商討貸款呢？（取出紅包查看）

（喜上）

喜：指導員自己在這裏睡？

指：王雙喜，坐下！

喜：行！行行！指導員！

指：我那天給你說的那些話好好的記住，別忘了，你能不吃喝，多勞力，有了困難，我還可以幫助你！

喜：指導員，（不好意思的開口）……我……

指：你有啥事啊！

喜：聽說政府放貸款哩！（乞憐的）我想使幾萬，行不？

指：你使貸款幹啥用呢？

喜：（一下問住了）我……（又想了想）我買饅頭，買鏟，準備生產呵！

指：這些傢具你都分過，都叫你賣着吃啦！說再買，恐怕不真吧！準是要賬的又逼住啦！

喜：不是……這貸款不是說誰困難貸給誰呀？

指：區裏開會那天，我沒參加，村長來了叫他說吧！他知道的情楚，聽說這些貸款放下去，村幹都得保證用到正經地方，政府爲幫助解決生產困難，使了買牲口傢具，才行咧！

喜：公事還不是就那樣嗎？瞞上不瞞下的，就說是買牲口啦！放的時候他管家，到咱手裏，還不是咱當家嗎？

指：（笑了）哈哈！王雙喜！你當蔣軍回來時候還不長，還是從前那個老腦筋，現在的政府是爲咱老百姓辦事的！你說那還是舊政府時候的老話，……（村上）

村：哦！你在這等起來了，先說是在村政府開會，咱的賬先說：賬！算盤都在他家放着，省撥一題，在他家開也行，別的都齊啦！就等你呢？（看見了喜）你給王雙喜談啥問題啦？

指：他要求使幾萬貸款看中不中！我正批評他呢？你來了。

村：那可不行！在區裏開會，區長講了又講，村幹部起保證作用，用到生產上去，到期有本有利，保證歸還才行咧！給了你，你就給集上那個小酒舖裏送去了。我知道上集立逼着你，非要錢不行。要不是有人管着，你連集都不下了，放給你光有去的路，沒有回來的路，俺不能弄那背槓種船的事，到還的時候，誰給你墊哪？王雙喜！你呀！（唱流水）

好吃好喝你懶出力，
分了果實賣着吃。

你這窮坑沒有底，
堅決不能貸給你。

讓你吃喝胡浪費，
搭了政府的好心意。

（白）王雙喜！別嫌我說話難聽，要不下決心改改呀！哼！往下也不用我說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走！咱快開會去。

指：對！我跟村長勸你，都是爲的你好，好好幹莊稼活吧！（村指同下）

響：（自己楞了一會，站起來，）唉！（唱）

王雙喜來好生氣，好說歹說我不理，

貸款也沒弄到手，還說我吃喝胡浪費，

手中無錢沒主意，要賬的來了咋安置。

（長嘆了一聲，低頭走下）

第三場 要 賬

——王雙喜的家庭，秀珍簸着糧食上——

響：（唱慢板）

李秀珍在院中一陣淒涼，想起了家中事痛斷心腸。

起他爹不正幹吃喝浪蕩，新分的鬥爭果他都賣光。

到如今只落的吃穿不上，靠新起摘野菜來充飢腸。

多虧我不拾閒日夜紡織，靠勞動賺來了一斗粗糧。

起他爹也不問家中怎樣，還得我勤操作來過時光。

（白）年時個土地改革，給人家夥分了一條牛！叫人家喂着，又沒開過草料，不

知道能趁空磨點不？還得先去找磨去，（新上）

新：娘！吃罷飯了，還叫我糊菜去吧！

妻：今個別去啦！我找磨去，你在家看着家。（下）

（新在院子裏玩着，外面商和喜吵着上）

商：你冬天支到了過年，上集支到下集，我看你支吾到那一天算到頭，這給你喝酒吃東西的時候也原不一樣，這會一給你要成了得罪你了。你……

喜：（壓低了聲音向商示意）。小點聲，別吵！看看家有人沒有，你放心吧！不叫你空回去就是了。

商：我不管那，你家有人也不能不還賬呀！我的東西也不是白來的。都要給你一樣吃，吃罷嘴罷，一不拉屁股就走，連個來回錢也不見，俺的買賣沒法做啦！

喜：（焦急的）給你！別吵啦！頭攻地也得給你弄錢，你先在外面等一等。

商：我怕啥？又怕是做賊偷人家的，……沒有錢糧食也行。

喜：（向新）新！怎麼你娘不在家？

新：到外邊找磨去了。

喜：玩去吧！

（新停了一會，不願走。）

喜：（猜惡的）玩去！

（新急下）（喜進內稍停，走出。）

喜：給你先扛走吧！

商：（接過來，用手伸進布袋，抓了一把看了看）：要了這麼多天只給這二斗高粱，連一半也不夠！

喜：你先帶走，以後再……

（妻新同上）

妻：（向商）這糧食你可不能扛走啊！這不是他的。

商：我不管那，有人給，我就敢要。（扛起走下）

妻：（氣極，正待發作，被外面喊聲打斷。）

（雙婦上）

婦：（手裏拿着牛套）雙喜兄弟，這不是您的牛套，您雙成哥叫我對你說：年時個好夕還就一年，大家對你滿意見，到如今光剩你一個人淨人啦！粗裏都說叫你自已做哩！您雙成哥也沒法子，這是大家的事，一個人也不能硬當家。

妻：雙成嫂！你把牛套送來，咱牛不用啦！

（喜在旁向婦示意不讓說，但婦沒看見。）

婦：你瞎子你還能不知道哩，您那個牛腿他雙喜叔賣給西頭三麻子多天啦！剛才扛着糧食給我走碰頭那個人是誰呀！您瞎子！

妻：唉！（唱二八）

未開言來淚汪汪，

淚珠兒滾滾滿胸膛。

白天織來夜間紡，

不容易賺來二斗糧。

他給我拿去還酒賬，

他的心腸賽虎狼。

〔喜插白〕扛走了，再吵也是白搭！〔沒理的蹲在一邊〕

妻：〔接唱〕

二流子作事不正當，

氣得秀珍心發慌。

一個牛腿也賣了，

我看你指啥過時光。

喜：〔接唱原板〕

你這人說話不思量，

二流子名子你敢掛嘴上，

賣了賣了就算罷，

你別在一旁瞎囉嗦。

〔挨了罵，想發火，因理短，又忍下去。〕

婦：慢慢說，可別鬧氣。

妻：你賣了，我就是不認賬，農會裏分東西是按三口人分給的，我去找三麻子去，他不能使牛。〔說着向外走〕。

喜：〔氣極發火，〕你敢去！〔脫下鞋子要打，被婦拉住，只好用鞋子向妻使勁投去

。〕你他媽的想造反。

妻：〔被投中，坐在地上哭起來〕

婦：雙喜！你這是幹啥？（唱流水）

我看這事全怨你，

人家與你來講理，

（婦推喜下，新哭着拉李）

妻：（唱飛板）

二流子作事太無理，

站起來我把娘子找，

（白）到今天算過到頭啦！找二娘子領我到村政府告狀去！走新起！（拉新起下）

下）。

第四場 要求離婚

——村政府——

（村指上唱流水）

村：共產黨領導咱翻身，

指：咱吃飽穿暖不受貧；

村：號召生產長一寸，

偷賣這牛腿能不知。
不該動手把人欺。

我不能受他這冤氣。

叫他領我區裏去。

指：咱不准閒着一個人；

村：互助生產要加勁，

指：發家致富好光景；

村：（白）區裏光說叫自成立互助組，領導起來我看羣衆要不歡迎，領導上該怎麼變呢？

指：羣衆是看見過去強迫互助的毛病啦！真正對脾氣的誰也不吃虧，有計劃有領導的好互助組，還沒見到，現下咱共產黨員先領導好一兩個互助組，得出來好辦法，叫羣衆看到互助的好處，不光願意互助，還爭着歡迎我們領導呢！

村：上級號召不荒一畝地，不開一個人，那按咱村說是困難的。

指：有困難想辦法克服啊！你沒聽區委書記常給我們啦嗎？共產黨在江西鬧革命的時候不困難嗎？八年的敵後抗日不困難嗎？還不是毛主席領導的好，上下齊心，打敗日本鬼子還不算，現在華北土改也完成了；革命快在全中國勝利了。

村：別遠說了，咱村王雙喜他自己生產不成，互助找不到組，那咋辦吧？

指：區委書記不是給我們談過：互助的時候，在村裏找不到對象的人，那村裏也都有上一兩個好吃好喝懶出力的。只有靠我們共產黨員來團結改造。

村：毛主席號召把生產長一寸，說能打一石糧食的地，爭取打一石一，王雙喜他連一般的數都打不到，怎樣個提高法呢？

指：我們耐心一點，多想辦法，咱們經過整黨了，各樣工作都應該積極去幹，再說，在咱華北生產建設又是咱們的中心工作。

村：別的都好說，就是對雙喜我沒辦法！

（外邊劉二嫂的聲音：「走吧！向村政府找村長指導員去！」）

媳：村長！指導員！您得給俺婦女作主。

村：二嫂子！秀珍！快坐下！

媳：今個碰巧啦！你給指導員都在這裏咧！

指：喻事吧？

媳：村長！指導員！這不是你們都在這裏咧！您得給俺婦女作主，這還了得！

指：喻事？你快說出來！

妻：唱：未開言不由人哭不成聲，

止不住傷心淚滴溼前胸。

勉強我壓抑住心中憤怒，

叫一聲指導員細聽心中。

到如今天氣暖都把地種，

王雙喜不做活任意胡行。

把家裏的東西幾乎賣淨，

每日要賬的不離門庭。

我日夜操勞動省吃儉用，

好容易糶高糧二斗有零。

和雙成分的牛還沒使用，

也叫他頂了賬變賣乾淨。

勸說他他不聽反把眼瞪，

抬手打張口罵回回送兇。

十幾年婦妻情並非不重，

只沒有一天裏得過安生。

我好比一塊鐵雖然堅硬，

受不了冤枉氣也是不中。

到現在我心中主意拿定，

不如俺離了婚各奔西東。

婦：這時給舊政府不同了，村長指導員！我是她的組長，我代表俺婦女不能容讓這二件事！

村：王雙喜這人！真是少臉沒皮！

婦：（向村）德成！這事你可得辦哪！

村：這人！真沒辦法！

妻：我成天價起五更打黃昏，紡花織布，秋天麥天在場裏地裏做活跟着他受，喻時候能熬出來呀？

婦：我看啦！他是個掃帚，王雙喜就是個杖，掃一堆，叫他一枚給挑出去了！

妻：在他家十來年了，喻氣都受了，我是再不能遷就了，當氣布袋也得有個頭不？您幹部得給我作主，村長！

婦：也真是，把新起他娘這把好手白搭他手裏啦！王雙喜就隨隨便便打人，也得管管他！送他政府裏去！給俺秀珍出出這口氣。

妻：村長！我給他離婚。

村：那可不能，新起都那麼大啦！誰家不生氣呀！熬家人家不容易！

妻：村長！有一綫之路我也不肯！實在沒法往前過啦！

村：（向指）你勸過雙喜幾次了？

指：前後有七八次也多！

村：我還勸過他幾次咧！見面我就想批評他，反正是嘴上抹石灰「白說」。

指：前些時我還到他家勸過他一回咧！這人也算是難改造。

村：一說組織全村人勞動，開展大生產運動，我就發愁他，虧得咱村裏只有他這樣一個人，你還說耐心點，碰見這號人，我算撓頭。

妻：沒出息，好說歹說，啥法都不管事！

村：我給他過夠啦！我向俺娘家去！拉扯着俺新起過咧！

妻：那不是長法呀！可是我也想不出好辦法來！咋辦？

指：（低着頭！在來回走着！）哎！想個啥法？反正不能離婚。

妻：旁人有法救，就王雙喜我看透啦！沒一點辦法，得很很的治治他。

村：快想法吧！碰上這樣的人才是：泥牆不用手，要費「抹」咧！

指：咱們共產黨民主政府，啥樣的壞人沒改造過來啊！都是人嗎？我就不信轉變不過來？雙喜是年青時當國民黨軍隊懶散慣啦！這一年多我看比昨回來強多咧！我自

得多想辦法，把他改造一下，變成好人。

妻：改造不中，指導員！（唱）

吃屎狗再打也不改，

想改造他算白搭。

懶惰成性實難改，

不勝離婚兩分開。

指：（向媳）好好！這麼辦吧！一個好辦法！（唱）

好好好來有法辦，

一個好法想心間。

我下決心說服他，

保管他從此來轉變。

您要是心中不相信，

你與我賭敢不敢。

媳：（接唱）再用好話將他勸，

這個辦法不沾絃。

他不是有志男子漢，

光指說服轉變難。

不是我今天下看他，

他要能變好把我的兩眼剜。

（白），從小看大，他要變好，我叫你把我的眼挖了。

村：劉二嫂子，你要真的輸了，挖了眼落個雙瞎，在咱解放區還沒事幹咧，經過土改

羣衆覺悟提高了，算卦吧，人家也不信了，賣牌吧，不興賭博啦！

媳：別說話了，村長我也輸不了，看指導員他啥法呢？

指：（向李母子）您娘倆先到您娘家去，別說旁的，光紡綫織布地夠吃的，再幫助新

起他老娘家做些地裏活，我親自和雙喜互助生產，他能變好，你再回來，他好不

了就乾脆、離婚，我領你上區裏批准去。

媳：哎哟！想半天我當多好的法子咧！指導員！不中！給他在一塊互助，「犯犯狗鑽兔，你圖他的跑呀！你圖他的咬呀！」吃嘴不做活，終了落了個出力不討好，「公公背着兒媳婦瞧太山搭了力氣不落人。」

指：不怕！我吃點虧不要緊，只要能變好就行，暫時吃點虧也是高興的。

村：能不能變好，現在沒見實事我不敢相信，你這精神我是贊成，你要把他改變好，我佩服你是領導羣衆生產的模範，得把你登到報上。

指：對！我就爭取當這個模範。

村：我去把他叫來，條件定嚴格着點。

指：你參加定條件吧！

村：不！忙的很，我去幫助賬先把牲口編好班，今年咱村裏要做到增加生產，不誤交

前工作才行！

指：對！那你去吧！（村下）

指：（向李）你同意不同意我的意見？

妻：好！指導員！只要你能把他變好，俺全家都忘不了你的功勞。

媳：你要把王雙喜轉變好，你就是「活神仙」！

（雙喜上，進門看見李等，低頭蹲在一邊。）

指：王雙喜，從前勸你那些話，都當耳旁風了，今天總家裏來告你咧！知道不？

婦：偷糧食還酒賬，還賣了牛股，給你講理吧！你還打人！

喜：我打是我的老婆，礙你啥事啊？（氣兇的）

指：老婆是你的？這才是封建的想法！再說，你打的是老婆，人可是政府的老百姓，政府還得保障人權，打人就是犯法。

妻：指導員！我得給他離婚，今天就算遇到頭啦！

喜：（又沒理又怕離婚，蹲在一旁不哼了）

指：王雙喜你的錯誤大家都知道，你自己也知道，用不着多講，現在只有兩條路，一條是下決心轉變，好好勞動，變成好人；一條是新起他娘給你離婚，剩下你自己過，吃喝沒錢化了，偷人家摸人家，那時把你送到政府裏，當成一個犯人，讓政府改造你去！再沒第三條可走！

喜：（蹲在一邊，仍不言語）

指：你快說吧！大家忙的很！沒空陪你坐着，還是走第一條路，還是第二條路呢？
婦：你說一句呀！

（見喜有點轉變，指導員更誠懇的勸說）

指：雙喜！你好好的想一想，是全家人有吃有穿，歡天喜地好呢？還是落個妻離子散，自己受淒涼，人人看不起好呢？

喜：（長嘆了一口氣）

指：別耽誤時間啦！快說！到底是走那條路？

喜：我怎麼個幹法？俺這個組不要我參加，在咱村我找不着組了。

指：你只要能改，肯出力，政府跟咱大家都能幫助你。

喜：那我改嘛！

指：改嘛！不是光嘴說就算啦！得下決心，還得實際幹才行咧，可不能三心二意的。

喜：下決心改！

指：還大吃二喝哩？

喜：不啦！

指：好好的勞動？

喜：好好的勞動。

指：好！咱們先把條件講好，我給你互助，我的牲口幫助你犁地，你幫我做活，天天

要勞動，不誤一點工，你看辦到辦不到？

喜：中！

指：別光說中，做起來不行了，要不好好幹，還叫你走第二條路，先給你說明白。

喜：我從今往後下決心轉變就是了。（向李這樣說）走！跟我回家吧！

李：我先向俺娘家去，靠我自己生產過日子，你變好了我就回來，變不好再不進王家

門了。

喜：我學好，就是了，你還是回家吧！十幾年的夫妻，難道我連一點好處都沒有？

李：在氣布袋裏過日子，我過夠了。

喜：我下決心學好咧！再不打你罵你了！

李：你沒說過一句實話，你那好，還在半空吊着咧！

喜：新起他娘你真不想着回去啦？

李：看吧！你改好了再說！

喜：（急的走向新）新起你跟我回去吧！

新：（堅決直爽的）我不跟你回去！跟俺娘走咧！

喜：（哭了，最後蹲下）

糖：你說話沒準頭，就是連我也不敢相信你能變好！

喜：指導員，你勸勸新起他娘不行嗎？

（立起來！懇求的）

指：好啦！別說啦！事情就這樣辦吧！你能變好，沒問題他娘倆都回來，要老樣下去

……政府不能強迫她非叫她跟你過不行。

喜：哎！（又蹲下）

指：不要難受了，打主義下決心！學好、變好！有吃有穿，全家團圓，對不？

喜：嗯！

指：我再把條件說一遍，你回去吧！（唱）

只要你決心來轉變，

咱倆互助種莊田。

改掉毛病多生產，

保你全家得團圓。

嬉：（接唱）你要吃喝再偷懶，

沒誰給你解困難。

你要不聽大家勸，

看你還有臉面。

李：（接唱）我勸你從此大改變，

咱舉家以後能團圓。

你若要不聽大家勸，

想叫我回家難上難。

指：對！條件就這樣，你回去吧！明天創地我找你去，先給你創，行不行？

喜：行！

指：回去吧！

喜：（嘆了一口氣，無可奈何下）

嬉：轉變！我看是：「武大郎坐江山，沒誰敢保險」。

指：走着看！反正我是決心改變他，（向李）你到您娘家好好生產，不要難過，我想

一切辦法去叫新起他爹改好！

李：指導員費心吧！

指：沒啥！這是我們應該辦的。

李：唉！

媳：別難過了，（拉李）我送你回娘家去。（同下）

指：（向左邊走了，原步又退回）新起他娘！

李：指導員！

指：王雙喜轉變不好就不說了，要是轉變好了，你可得回來，可別變了心嘍？

李：（傷心的）指導員！你不要多心！我聽你的話。

指：好醜！你不要難過，你們走吧！

第五場 生 產

——指導員與王雙喜上，指導員走在前面；王雙喜揉着眼，不斷的打着呵欠，帶着沒睡醒的樣子，跟在後面。——

指：唱：東方發白天色明，

天上還有幾顆星。

黎明叫起王雙喜，

俺倆家前把地耕，

因為村中牲口少，

刨起地來好下種。

白：雙喜！走快！

喜：（不耐煩的）慌啥！天還早着哩！

指：還說早哩！現在村裏工作忙，昨天晚上忙的大半夜睡不成覺，起不早啦！在過去，那天到這個時候，也拾了一簍箕子糞啦！

喜：除了過年，我長這麼大，也沒起過這樣早的五更。

指：以後可得起早啦！要知道：「三早出一工」。（來到了王雙喜的地裏）。這一邊可好咧！都是半沙半淤的連花土，只要你肯下力氣，保管長好莊稼，咱就下手吧！

喜：（嘟囔着）：二畝多地，幾天才能完呢？用牲口犁一天地，都腰痛的受不了！要刨幾天，才受不了哩！

指：受不了，也得咬着牙，你賣的牲口腿，能怨誰呢？沒有給你說嗎？只叫你刨這二畝地，剩下那幾畝，我借給你牲口犁，全指望著那一個牲口還不行，他忙不過來，（在適當的音樂中，指導員拿出很大勁刨，王雙喜不大出力的在後邊跟着刨，刨幾下之後，指導員看看喜）

指：雙喜！你怎麼捨不得下力呀！刨地得用勁，刨的深，打的糧食多。

喜：哎！我就沒力氣啦。

指：你才三十左右的人哪！敢說沒力氣，像我這五十多歲的人，該說啥呢？鼓勵！把抓鈎場的高一點。

喜：對！

（二人都動起來，稍停，喜又住了手）

喜：指導員，歇一歇吧！

指：（一邊刨，一邊說）：咳！才動手怎麼就想歇呢？不行！刨！

喜：（又刨了幾下，哀求的）：指導員！我實在撐不住勁啦！

指：咬着牙，抖抖精神。

喜：（長嘆了一口氣，慢吞吞的刨了兩三下，拉住指，）指導員！你歇一歇吧！實在太累了！

指：你累了就歇一歇，我不累，現在是做你的活，我要是不出力能對得起你嗎？（說罷，更有勁的刨起來）

喜：（不好意思的，只好也刨，刨了三四下，受不住累）指導員！

指：（不理）

喜：指導員！

指：（不理）

喜：（生氣怨恨的，但是哀求的，大聲）我的好指導員，你歇歇吧！

指：（只管刨着）我不累！唱：

你三十上下年正青，
不出力啥事都辦不成。

今天我給你把活幹，
我應該下力不放鬆。

別看我的年紀大，

出力幹活我還行。

共產黨領導咱來耕種，

生產發家享安生。

喜：（接唱）王雙喜來我好傷情，

年輕人不如老英雄。

指導員爲我來耕種，

自己不幹臉發紅。

不管他有多麼累，

咬着牙也得下勁撐。

指：雙喜！你再不轉變可不行咧！再不轉變的話，別說村裏的人看不起你，新起他娘倆也不回來，你以後吃啥呢？能吃西北風嗎？再想靠吃鬥爭飯過活，可沒門啦！你也知道，村裏的鬥爭果實，早清理完啦！咱們老區的土改完成了，今後誰勞動的多了是誰的。不勞動的就沒飯吃。（一邊刨一邊擦汗，越有精神）。

喜：（看看指那樣，聽了指的話，難爲情的唱：

）

人有臉來樹有皮，

指導員爲我出力氣。

紮緊腰帶我咬牙幹，

管他腰痛和腿酸。

（又刨了一會，真支持不住了氣喘的厲害，停了手，想開口叫指休息，又不好意思，終於開口了）指導員！

指：（不管不理，只顧刨）

喜：（走近拉住指），指導員！歇歇吧！實在喘不過氣來！

指：（停住）你真的應該歇歇了，我不用。（又刨起來）

喜：（又拉指）你也歇歇麼？

指：我不累！

喜：我的好指導員，你不歇，我怎麼好意思歇呢？

指：（誠懇的）你不跟我一樣，沒受過苦，沒大力，你應當歇歇哩！我說的是實心話，（推喜坐）你應當歇一歇，歇一歇再創！

喜：（坐了一會，又站起來）唱：

腰痛腿酸沒力氣，

人家爲我把活幹，

掙扎着我也要賣力。

我怎麼坐下去休息。

指：（勝利地）：

人有臉來樹要皮，

雙喜今年勞動好，

那有教育不好的。

全家不愁穿和吃。

（微笑着）雙喜！

喜：（停下）

指：你也累了吧！

喜：（氣喘的）噠！喘不過氣來！

指：行！有心勁，有辦法，這樣堅持下去就行。

喜：（回頭看了下）那幹的活，還不如指導員幹的一半多哩！

指：你看咱倆幹的不少，有成績，好呀！該吃飯啦，走！到我家吃飯去！

喜：給我做活，還能吃你的飯。

指：你家沒東西，又沒人做，走！

喜：我不管你飯，就不行啦！唉！再吃你的飯，就更不像話啦！

指：看你客氣的，人總有個困難；現在你吃我的，等打下糧食我再吃你的。走！

喜：這就……實在……

指：不用不好意思，只要好好的勞動，咱們就是好弟兄。明給你捎一斗米，再給你一

點錢，叫你回家吃。走！（拖喜下）

第六場 決心轉變

——王雙喜愁眉苦臉的，家中獨坐。——

喜：（自語的）這幾天跟指導員在地裏幹活，二畝多地也快刨完啦！頭兩天累的撐不
了，這兩天剛覺着慢慢的撐住啦！就是回到家來，一個入冷清清，也沒人照管
，真叫人心煩！

唱：

刨地累的揮身汗，

腰又痛來腿又酸。

回家還得去做飯，

裏外事情真麻煩。

冷清清沒人來照管，

李秀珍那日才回還。

哎！（長嘆了一口氣，往口袋裏一摸，摸住了錢）哎！還有錢，前幾天，指頭員借給我三千零化，還剩下千把咧！打點酒喝解解悶，（站起來欲走，但又猶豫的。）可就這些錢啦！（又決心的）少打點，以後再不喝啦！（把酒壺揣在懷裏，往外走，正巧指上）

指：雙喜！

喜：（一驚站住）

指：我在地裏做活去了老大一會啦！一等二等你再也不去啦！我以為你怎麼了？你幹啥去！

喜：我……我下地……

指：懷裏揣的什麼？

喜：沒什麼？

指：拿出來！

喜：真的沒什麼？

指：我已經看啦！再瞞我，還行！

喜：（不好意思的，從懷裏取出）我只想喝一點解解悶。

指：唱：

雙喜你又要喝酒，

看你還是不同頭。

喝酒那裏能解悶，

別給自己找理由。

悶了趕快下地去，

勸你快把酒壺丟。

年青人改過要有志氣，有決心，我並不是說你一輩子就不能喝酒，你現在好好生產，等以後打下糧食，新起他娘倆也回來啦！過年過節的時候，買上酒，買上肉，吃嗎兩頓多好啊！

喜：我只打算喝一點點以後再不啦！

指：這回想的不孬，以後又會想，再喝一次可再不喝啦！一次一次的原諒自己，毛病永遠也改不了，這就叫沒決心。

喜：指導員你說的好，對！我錯了。

指：過日子要長遠打算，你想想，你身上就這幾個錢，喝酒浪費了，趕明天，連買鹽的零化也沒了。

喜：（堅決的）唱：

沒有志氣又喝酒，

拿着解悶作理由。

你把酒壺快拿走，

再喝酒你砸我的頭。

指導員！你看吧！以後保管不再喝酒。

指：好！年青人就應該這樣。

喜：走吧！下地吧！

指：酒癮也是心裏病，只要你有決心，就能治好他。（說着同下）

第七場 鋤地

喜：喜指着糞箕子和鋤上，衣服仍舊照常，面孔稍微好看了些，愉快的——

王雙喜來笑滿面，

天天早跑去生產，

指導員對我教育好，

每日對我耐心勸，

盼望秀珍快回轉，

（來到門口）指導員！

指：（揉着眼扎着腰上）

喜：指導員！

指：你今天起的這麼早！

過去の毛病都改完。

努力生產務莊田。

他的好處說不完。

他還幫我解困難。

俺二人再不鬧意見。

喜：我都拾了一囊箕子糞啦！

指：雙喜真能幹啦！

喜：今天是給指導員鋤高粱，當然我要起的早着點。

指：我看着你高興啦！

喜：是比先前痛快啦！做活也比先前有力氣啦！

指：還犯酒癮不？

喜：不犯啦！真是，改過非有決心不可，前些時酒癮上來的時候，心裏跟貓抓似的，

說不上來的那個味，可是我就不理他，難過的很了我就找活，日子長了也就不

來啦！

指：毛病去啦。……

喜：指導員，咱們下地吧！

指：（指起鋤）走！

喜：指導員！今天咱鋤那塊高粱？

指：北窪裏那塊！

喜：咱們走小路！

指：爲什麼？

喜：我怕見熟人。

指：你如今有了轉變，還怕什麼羞呢？
喜：不！我拿定主意，幹下好成績，才見大家的面呢！
指：對！走小路（同下）

第八場 壓 瓜

——李拿小鋤，在壓瓜秧，穿的較前新了，面色也好看了！

李：唱：南風吹來暖洋洋，

綠油油的葉子往上長，

起他爹吃喝好浪蕩，

白天生產夜裏紡，

有人從家常來往，

不是以前那模樣，

盼望他從此不浪蕩，

新：（臉色紅潤，手拿放羊小鞭，活潑的）唱：

手拿小鞭把羊放，

他比從前好看了，

秀珍地裏壓瓜秧。

結下瓜兒甜又香。

回俺娘家過時光。

每日勞動不嫌忙。

我聽說他也變心腸。

每日生產務田莊。

好接俺母子回家鄉。

唱：

碰見二流子到前莊。

趕快告訴我的娘。

妻：不放你的羊，到這兒幹什麼？

新：我給你有話說！

妻：有話回來再說，快放你的羊去！

新：我給你說幾句，就走了。

妻：說什麼！快說！

新：我看見二流子啦！

妻：誰？

新：就是……：：：：：（有心說爹，又不願意，不知說什麼好，）就是從前俺那個爹！

妻：新起！

新：嗯！

妻：你可不能叫他二流子！

新：他指着個鋤，臉比從前大啦！

妻：那麼他胖啦！孩子！他給你說話啦沒有？

新：沒有！我不願跟他說！我見他來啦！就爬在羊肚子底下啦！他沒看見就過去了！

妻：他穿的好不好？

新：比前好的多了。

妻：（微微笑着，沉思了一會）好！你快去放羊吧！（新翻跳下）

嚙：

聽說他爹有轉變，

不由一陣喜心間。

今天我壓瓜秧壓的快，

不覺東邊到西邊。

瓜花對我微微笑，

蝴蝶飛過對對鮮。

起他爹積極把活幹，

今後吃穿不作難。

不久我就就回轉，

俺舉家從此又團圓。

人心裏高興幹活也有勁，不覺得哩！一大片瓜壓完啦！

（站起，拍拍身上的土，輕鬆愉快的下）

第九場 送 飯

——劉二孀担二個担子，隨跟二婦女，左手夾着竹籃子，右手提二個罐子上——

孀：

老媽子今年五十三，

要論勞動俺佔先。

男子地裏高粱砍，

咱婦女送飯到地邊。

一氣走了一里半，

腰不疼來腿不酸。

婦：

手提饅來往前看，

地裏莊稼不一般。

高粱已經圓了桿，

芝麻花兒開的鮮。

遍地穀穗都長滿，

西瓜長的圓又圓。

婦：

各樣的莊稼多好看，

婦：青枝綠葉長的鮮。

婦：

今年一定收成好，

婦：叫我看一定是豐年。

婦：

這些都是勞力換，

婦：人要勤來地不閑。

婦：政府提倡生產發家，勤勞致富，誰勞動的歸誰；誰勞動的多也是自己多收成，二

孀子！你老人家喂上幾個大驢子，也不要緊。

婦：年時土地改革時，分了二畝地，心裏又怕不保險，弄點糞也不敢往地裏上，今年

這發土地證，我才把心放下，這會光想叫它吃不了用不賸。

婦：不光生產，指導員還說，毛主席叫咱「生產長一寸」哩！

婦：那天我也聽指導員說啦！您嫂子你說毛主席怎樣給咱想那麼週到呀！「生產長一

寸」！咋叫長一寸呢？

婦：像你家幾口人，去年每人收二百斤糧食，今年好好生產，每人收到二百二十斤，

那不就是長一寸了嗎？

婦：呵！原來是這樣。唱：

您嫂子您要聽我言，

共產黨好處說不完。

到處爲咱來打算，

他比咱自己想的全。

婦：光有共產黨領導還不中，咱自己還得好好的去幹，要像王雙喜樣，二孀子也過不好。

婦：雙喜眼前也變好了，這會不是下地做活，就是在家做活。
婦：他要變好，可多虧咱指導員和村裏大家對他的幫助。

婦：指導員真真是個好幹部，他幫助王雙喜，真是費勁不少。

婦：咱村裏整黨的時候，指導員還公開反省說沒有很好的爲大家服務。我看，人家那真算是好黨員！

婦：（看了看天）您嫂子咱忙走吧！

婦：走吧！說起話來忘啦，（二人收拾東西，喜抗糞箕子上）

喜：二嫂子，雙成嫂！

婦：喲！這不是雙喜，正說着你來，這會你怎麼抗着糞箕子？

婦：你要抗糞箕子，還不壞了規矩喲！

喜：咱能離了這個買賣頭，咱沒有牲口不拾點糞地裏上喲，又沒有整空拾，脫不得上
地下地拾點。

婦：雙喜真是變好了，不喝酒啦吧？

喜：早就不喝啦，有一個月連集都沒趕過，買點零東西都叫人家擋。

婦：還吸烟捲不？

喜：（從腰裏拿出一個小旱烟袋）這不是光吸點烟葉，還吸烟捲咧，連烟葉我也不想
吸了，晚二天地裏活鬆了乾脆斷烟亮。

嬌：真是變好了（親熱的）雙喜！高粱砍了嗎？

喜：早就砍完啦！

嬌：雙喜要爭個生產模範了！

喜：真還想着咧（停了停）二嬌子！（不好意思說）

嬌：（看出喜意）還有啥話不好意思說，我又不是外人！

喜：我……我想俺新起咧！

嬌：是想新起呀！還是想他娘呀！

嬌：照！他娘倆你說你是想誰吧？

喜……：都想。

嬌：新起他娘怕你打她！

嬌：您新起怕你吵他！

喜：二嬌子，雙成嫂！別提那把漏壺啦，這會我明白啦！

嬌：真明白啦！

喜：真明白啦（難受的）唉！二嬌子，雙成嫂！新起他娘在我身上沒少受了氣，成天

不捨的吃，不捨得穿，省半年還不夠我一擲子酒錢。

嬌：（親切的）雙喜！孩子！以後可學好吧，早先看你把新起他娘弄成啥樣子啦，真

說街上的人走碰頭都不給你說話，那會還有法在街上站不？

婦：就跟那會你在互助組樣，您變成哥無論咋着說人家都不願意，你想想那不是怨你自己呀……

喜：您別說啦，這會後悔也晚啦！二孀子！（又不好意思開口）

婦：（看出門道）我明天給指導員說，叫他娘倆回來！

婦：也該回來啦，走了半年多了，再說家裏也離不了人。

喜：可不！他娘倆來了，我做活才有勁咧！

婦：好幾個月啦，他娘倆來了，可做頓好飯！

喜：我預備着咧，我還留着二斗麥子，是單等着他娘倆來了吃的！

婦：還得割點肉。

喜：肉……（搖頭）我手裏還沒錢呢？

婦：那不要緊，我借給你（從腰裏拿出五千元）借給你五千吧！割二斤肉，買點調料，吃頓團圓飯。

喜：這樣一來，我明天請客，二孀子，你可得去；雙成嫂！你叫俺變成哥也來陪客，我去找找指導員跟村長去！

婦：好！只要是活不忙，我叫他去。

婦：我也想上您家去一趟，老長的時間沒去啦，我給你說吧，雙喜你要不變好，我這一輩子都不準備向您家去啦，你這一變好我還得多去兩趟咧！

喜：好！二孀子，變成瘦子！我回去準備去啦！（高興的下）

孀：去吧！

孀：把這人都變好啦！

孀：我做夢也沒想到他能變好。

孀：指導員可沒少下了力氣。

孀：人家怪不得是個好幹部！好黨員！唱：

共產黨辦法真週全，

他處處爲咱來打算。

去年土改分了地，

他今年號召種莊田。

孀：他把壞人轉變好，

二流子也不肯閑。

合理互助又自願，

等價交換組織全。

孀：以後的日子更好轉，

吃喝穿帶不作難。

往後咱也能吃飽飯，

再做件衣服身上穿。

孀：我因爲全家搞生產，

俺過的日子勝從前。

孀：以後我要多紡線，

孀：我也做活多賺錢。

孀：有吃有穿生活好，

怎不叫人心喜歡。

（二人愉快的下）

第十場 團 團

——桌上放盆兩個，碗五個，一個大盤，內有十幾個白饅。喜忙着佈置停當，又看了看，拭了拭手——

喜唱：

夜裏做了一夜飯，

白饅做了一大籃。

大肉煮的香又爛，

桌椅板凳擺齊全。

所有的東西都準備好，

單等着他娘倆把家還。

起他娘要看見我轉變，

她一定暗笑不敢言。

村幹從前幫助咱，

我今天請請指導員。

倘若我頑固不轉變，

那有今日慶團圓。

（自語的）她娘們該來了（往外看了一眼，又端詳屋內的東西，好像還不滿意）。

（這時李夾着一個包袱，起扛着個紡花車子上，一進門，二人目光一碰，都低下頭去，無語。李坐下後，審視屋內周圍上下，端詳喜，喜看李，二人又一碰，各自低下頭去。）

喜：新起，爹給你蒸一個大兔子饅，還有一個大雁子饅。

新：（瞅了王一眼，躲在李身旁）

喜：新起！叫爹抱一抱！

新：我不叫你抱。

李：新起，別胡說，叫您爹抱抱去！

喜：（把新起抱在懷裏）新起！您爹這會好啦，不是以前那樣的爹啦，不喝酒啦，不趕滑集啦，我種了二畝紅薯，二畝棉花，到年下做個大花襖，可別再說不跟爹啦！

新：（看了看喜的臉）你不打我啦吧？

喜：爹學好了，還能打你不！

新：這會是好爹啦！不是壽爹啦！

喜：（笑）

新：（向李）娘！這會是好爹啦！跟你一樣好。

李：（笑了笑向喜）我在他老娘家做了一身單衣裳，還有兩雙新鞋，你換換吧！

喜：不用。

李：看你那鞋爛的（從包袱內拿出給喜，喜穿。）

李：在那裏弄的錢割肉？

喜：我有。

李：還說瞎話咋！

喜：我借二孀子咧！

李：我紡線掙的錢你拿出還二孀吧！（取錢）

喜：你不怕我花了？

李：頭半年你要我也不給你！（指與孀上）

孀：來吃團圓飯咧！

喜：指導員！二孀子！都來啦！快坐下！（拿坐）村長呢？

指：他忙工作咧！叫我代表吧！

喜：還用請他不？

指：不用！不用！來的時候他說啦，叫我代表咧！

李：（笑微微的有點客氣）指導員！二孀子快坐下！

孀：你娘倆早來了？

李：剛來了一小會。

孀：（看新起）新起吃胖啦，眼不見長多快！半年不長成大孩子啦。

喜：指導員，這兩天工作很忙吧？

指：可不，這兩天大家都怪忙，（從腰裏拿出土地證）雙喜！給你的土地證，夜裏在

農會裏開了個會，大家都同意把土地證發給你，過去不發給你，光叫你使用，不歸你自己管，是怕你把地賣了，這會變好了，所以大家同意發回給你。

喜：可不！要是頭半年發給我，說不準就賣啦！

（新把土地證奪過，跑至李跟前，高興的看來看去。）

指：就是因爲那，所以才不發給你，咱邊區只要是二流子都暫時不發給他土地證。光許他種不許他賣。

喜：指導員！這會叫我賣我也不賣，不發給我土地證，我心裏可是個大事咧！心裏不是味，人家都有就咱沒有，光恐怕不保險，前兩天我覺得該給我啦，可又不好開口，這一下子可放心啦！

指：這一下子你的地可以自由耕種，甚至買賣都可以啦！地權確定，可以安心生產啦！

喜：指導員！我還想參加互助組，你看中不？

指：行！這會村上都願給你互助，跟以前不一樣啦，你願跟誰互助吧？

喜：誰都行！反正得找個有牲口的，我沒牲口，俺兩家可以工換工。

指：行！我回去問問吧。

喜：雙喜真是想發家咧！

指：想着咧！以後要好好的變好咧！

嬌：真是沒想到你能變這樣，以我的意見早不理你咧，新起他娘早和你離婚囉！

指：（忽站起來，向劉作挖眼狀）

嬌：這是幹啥？

指：幹啥？新起他娘們走時，你給我打賭說：「你能把雙喜變好把我的雙眼挖了？」

挖吧！（衆笑）

嬌：真是我做夢也沒想到雙喜會變好！（向李）新起他娘不給雙喜離婚了吧！

（衆笑）

喜：指導員！二嬌子！上首坐。

指：您看！隨便吧！別講那老一套啦！

喜：當然您倆上坐！

嬌：別客氣啦！坐就坐，又不是外人！

指：好！我不客氣啦。

嬌：新起他娘，你坐下！

李：你坐吧，二嬌子。

嬌：坐下麼！今你還是客來！

喜：（提壺向指）指導員！我敬你一杯薄酒，表表我的心意。

指：那咋能行（不叫敬）！

喜：指導員！這會不興俗禮啦，要不我就給你磕個頭！指導員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你！

嬌：指導員！你就喝嗎？今天喝的是喜酒，又是團圓酒！

指：好！我就喝一盅！

喜：（又敬嬌）二嬌子！來！我還得敬你一杯！

嬌：不行！我可不能喝那！

喜：二嬌子！今無論如何你得喝這杯！

李：二嬌子！喝吧！你老人家沒少操了心！

嬌：我少喝點吧（吐出）嘔！嘔！能辣！

指：一點也不中？

嬌：可不！沒喝過。

喜：指導員！你來！（又敬）

指：不行！不行！（接過）

嬌：給起他娘敬一杯吧！雙喜！

喜：（看了李笑着說）叫我敬不？（李臉頓時紅了）。

嬌：對啦！你看半年不見面，變成一對新人啦！羞的腮膀子都紅了。

指：真是像一對新人啦！

嬌：（審視）你看，一個像新媳婦，一個新女婿，（看見新）哎！就是新起在這裏不

大像乎嘍！

(衆笑)

喜：指導員！二娘子，來！

指：來！咱大家都喝！唱：

酒席筵前笑連天，

喜的是雙喜有轉變，

嬌：唱：往後日子準過好，

盼望您倆加油幹，

喜：唱：從此我要好生產，

也不是向你自誇荐，

李：唱：多虧大家幫助俺，

我多織布來多紡綫，

嬌指：唱：政府號召生產長一寸，

李：唱：俺羣衆一定跟上前。

王：唱：我種地！

咱幹部羣衆都喜歡。

再喜您舉家又團圓。

您商量量把家安。

努力生產可別脫閒。

二娘子你要心放寬。

到明年我要當狀元。

俺舉家才有這一天。

來報答你們的好心田。

李：唱：我結綫；

新：唱：割草拾柴加油幹。

指：唱：發家來致富，

李：唱：全靠自己幹。

王：唱：幹都來領導，

李：唱：羣衆齊上前。

指：唱：團結來生產，

衆：唱：吃穿不作難。

衆：唱：大家一齊加油幹，

(在熱鬧聲中徐徐閉幕——)

生活一年強一年。

團 圓

月二十年七十三國民

出版者 冀魯豫新華書店
發行者 冀魯豫新華書店

總店：南 岸 二 區 孔 莊
總分店：聊 城
分店：朝 城 安 樂 鎮 濰 縣
曹 州 鄆 城 銅 城
在 平 肥 城 泰 西
代售處：各 地 同 業

初版1——2500

82
180-1
37

